

琴台

潘國森

五臟俱全麻雀小

「小查詩人」查良鏞博士實在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，香港新開設的「金庸館」，名為展館，實為展廳。

開幕之日參觀過後，與楊興安博士一起跟館方幾位管理層層聊，楊博士直率地反映，展館面積稍嫌過小。這也說得是，相比起金庸故鄉的「金庸書院」肯定是偏促了些。不過經歷五六年間的籌劃，「金庸館」終於面世，總也值得我們一眾忠實觀眾老讀者齊聲喝彩！

潘某人當下便想，這個「金庸館」大可暫時寄居香港文化博物館之內，將來應考慮向西九龍文化區進軍！香港要宣傳推廣本地文化，在文學的領域裡面，請問還有誰的作品可以跟金庸小說比肩？西九文化區引進外國藝術品做頭徹尾是錯，香港唯有向世界「販賣銷售」我們獨一無二、舉世無雙的珍品。

我們香港人最足以自豪的，還能夠不是金庸小說，以及由小說衍生的其他藝術形式嗎？當中最重要當然是金庸電影和金庸電視劇，再加漫畫、電玩，甚至音樂、舞台劇等等。還有鮮為人知的粵曲呢！說到粵曲粵劇，倒是西九龍文化區「救亡」的靈丹妙藥，每當舉辦外國演藝節目而擔心門堪羅雀，能夠確保入座率的總是粵劇！

金庸有多重身份，在今天的說法是「跨媒體創作人」。報業大亨是本業，小說家是副業，政論家是兼職。其餘拍電影、寫劇本、散文、藝評等等，都相對不那麼重要。金庸大半生各種各類工作，當以寫小說這一項影響當世及後代最為深遠，評價金庸小說在中國文學史



潘國森與楊興安博士在「金庸館」合照前合影留念。作者提供

翠袖

余似心

米蘭的湖光山色

意大利人平日的消閒活動是什麼？是運動。意大利人很喜歡運動，在周末和假日，公園、球場、泳池、郊外、湖邊和山上都聚滿了人。

第二段路上也是吊車，沿途已見積滿了雪。第三段路不太斜，是吊椅，旁邊建了機動車軌，九曲十三彎地衝下山再滑上山，甚是好玩。

最近和意大利朋友駕車到了米蘭北面的Maggiore湖區遊覽，此湖是位於阿爾卑斯山麓，湖水乃由冰雪消融流而成，面積達二百一十二多平方公里，部分納入鄰國瑞士境內。

湖光山色甚為優美，湖內共有三個島，各有特色，尤其是當中的Bella島(美麗島)，是十六世紀Borromeo伯爵興建極盡華麗的別墅，當地人都叫皇宮。逐個島遊覽的話，此美麗島不可錯過。

在假日常是一家老小前來，在島上的露天餐廳享受湖鮮。我們之後乘吊車上阿爾卑斯山，料不到同乘吊車的竟是十二人的越野單車運動健兒，穿着貼身薄運動衣。看他們和吊車職員的稔熟情況，他們不但經常來，而且是一天之內乘搭吊車多次。由於山太高，上到頂要轉乘三次吊車。越野單車健兒在第一站下車，看來他們是在山腰衝下山去；然後又乘搭吊車上山再衝刺，看陡峭的山勢，玩來一定很刺激。



湖光山色美麗如畫。作者提供

網事

理美美

婦女去哪了？

上周一覺醒來，發現社會都在過節。劃拉一下朋友圈，各種原創的、轉發的女神節、女王節、女生節帖子綿延不絕，與之配套的，是金額不等但都洋洋得意的微信紅包截屏。

女子的通稱，並無婚否的界限。但中國社會的現實卻把「婦女」固化成已婚尤其是帶着孩子的、中年的、發胖的、醜陋的、總之是失去對男性吸引力的女性群像。

在這樣的固有觀念下，沒有女性想當婦女，人人都難免想給自己找一個替代屬性：女生、女神、女王，甚至女漢子、軟妹子，這些詞不僅商家會用，男人會用，其實更受用的是女人自己。

就好比三八節這一天，不少人都仔細甄選着女神節、女王節還是女生節的字眼，然後在「姐妹姐妹站起來」的主題下晒出老公給的紅包、男友送的玫瑰以及愛慕者請的大餐，在「我不老，我有魅力」的含義表達下享受着最大的滿足。

「婦女」一詞被污名化了，所以要用其他詞來代替，但「其他詞」卻並不止於「公正」。「女神」代表着美麗，「女王」代表着擁有財富和能力，「女生」更簡單，代表年輕。這些替代了「婦女」的稱謂，骨子裡其實是男性視角中的女性價值。這些因為覺得「婦女」一詞歧視了女性而衍生的替代品，卻最終呈現出最歧視的一面。

即便今時今日，每到這一天時，國際上的輿論仍然是以平權為主，但到了中國，卻諷刺地被商家、被公號、甚至被女性自己營銷成了另一個「雙十一」：今天你過節，所以需要「買買買」；今天你過節，所以需要你給我錢「買買買」。女權變成了女利，中國的女性，在這一天不僅沒有彰顯地位，反而被物化得最為嚴重。

同樣諷刺的還有對「婦女」一詞的抗拒。婦女，與women一樣，本都是成年

發式

潘山余宜

令我感動的電視劇集

通常每天主持過深宵節目之後，第一時間洗澡然後開始弄個豐富早餐，再看着電視品嚐自己的手藝。

「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為她達成，結果他嘗試在家裡搜尋一番，發現原來有一個大信封裝着一套『春宮圖』。因為日本女性以前未嫁的時候，父母也會給女兒一套『春宮圖』，藉着這些圖片教女兒這些秘密的知識。而這套『春宮圖』是他母親的父母以前送給她的嫁妝，原來她母親每晚出現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兒子早日找到適合的伴侶，好好給太太照顧起居飲食，不要再令母親擔心。」

就好像今天早上看的其中一集，講述一個蔬菜店的老闆，他的母親不經不覺離世四年，仍然很懷念她。有一天，他到「深夜食堂」品嚐一杯梅酒，還點了兩顆梅子，一邊吃一邊喝酒，但他說：「為什麼吃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梅子，還是不及母親所釀出來的味道，令人非常之懷念。」

突然他想起他的母親已經離世，再也沒有機會品嚐到她做的食物。他還很擔心自己仍是獨身，如果有一天死去，便沒有人知道，就在他說這句說話的晚上，他母親的鬼魂回到家裡找他。久而久之已經兩星期的晚上也有出現，作為兒子的他，不知道為什麼每晚母親仍然出現，是不是有一些未完的心願。

而在這問「深夜食堂」的其中一個顧客說：「其實每個父母就算在世或是已經離開這個世界，總是仍然擔心自己的兒女，無論大事小事，甚至婚姻大事，也放不下。總希望自己的兒女可以過着好生活，不要令他們擔心。」看到這裡，自己也給這個故事感動了。

經過一段日子之後，這個商店老闆終於遇上一個適合談婚論嫁的女性。自此之後，他的母親沒有再出現在他的家。雖然說到這裡，也覺得有點迷信，但不能否認，父母關心心子女，從來都沒有改變。所以我們也應該盡一點子女的孝心，父母為我們付出這麼多，我們又為他們做過些什麼呢？

生活

吳康民

長壽家族

我家可能算是一個長壽家族。我的四叔父和大舅父去世時已逾百齡。我的親大哥享年九十七歲，二哥也終年九十四歲。我的繼母今年九十八，即將做百齡大壽。父親去世時九十一歲。很可惜，母親卻是英年早逝，只活了三十八歲，當年是貧病交加，鬱鬱而終的。

據說人有遺傳基因，我對此沒有研究。但說痛癢是遺傳的，我家四代間有死於癌症者。母親早逝，是由於傷寒轉為肺炎，當年抗生素還未流行，按今天的醫療條件，肺炎不至於致命。

長壽當然是好事，但如果碌碌無為，糊裡糊塗地度過一生，人生又有什麼意義？如果生平做了許多虧心事，午夜夢迴，又會不會嚇出一身冷汗？

曾在廣東主持宣傳工作，後來調去人民出版社社長的曾彥修，著有《微覺此生未整人》一書，其中有不少內幕趣事和警句。在那個是非顛倒，鬥爭頻仍的年代，微覺平生未整人，也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。但只能說：「微覺。」沒有！高級幹部，有權整人的高級幹部，至死並未言悔的，又有幾少？

不少年輕有為，不少壯志未酬，卻在歷次極左的政治運動中，被鬥得不明不白地死去，冤魂未散，又有多少？新中國開國以來，由於天災人禍，特別是在「階級鬥爭為綱」的口號下，被鬥死的當以百萬計。再加上旱災水災，非正常死亡的也有數百萬之多，使中國人口一度減縮，平均壽命也短了不少。不過中華民族是一個堅忍不拔的民族，一個生存力很強的民族，今天人口又再增長起來，平均年齡也再有增長。

中華民族，是一個繁衍的民族。中國人，在世界上舉足輕重，也應該再次成為一個長壽民族！

百家廊

戴永夏

泰山綠化古今談

巍巍泰山，雄踞齊魯，素有「天下第一山」之稱。它不但文化底蘊豐厚，名勝古蹟薈萃；而且古樹名木繁多，蒼松翠柏滿山，有着優美而豐富的植被資源。

《中朝政事》記載：「唐時天街兩畔多槐樹，號槐衙，謂成行列如排衙也。」唐開元十三年(725)，唐玄宗封禪泰山，降旨禁止亂砍濫伐山上的樹木：「封泰山神為天齊王，禮秩加三公一等，近山十里，禁其樵採。」(《舊唐書》)

據《史記》記載，古代的泰山曾經「茂林滿山，合圍高木不知有幾」；「朱櫻滿地，古木參天」；「盤道兩側，茂林間草」……森林景觀十分壯美。只是清末以後，泰山植被遭受嚴重破壞。解放後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全面綠化，泰山的植被重現英姿，森林覆蓋率達80%以上，植被覆蓋率高達90%。置身岱頂四望，「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」的美麗壯闊景象，復又展現在面前。

泰山如此美好的植被景觀，除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外，主要來自人類對它的長期綠化。這方面的工作，有文字記載的，始於封建社會初期。兩千多年來，上至封建皇帝，下至黎民百姓，都不同程度地為種植和保護山林木作出過貢獻。

戴永夏

《中朝政事》記載：「唐時天街兩畔多槐樹，號槐衙，謂成行列如排衙也。」唐開元十三年(725)，唐玄宗封禪泰山，降旨禁止亂砍濫伐山上的樹木：「封泰山神為天齊王，禮秩加三公一等，近山十里，禁其樵採。」(《舊唐書》)

宋真宗是最後一個封禪泰山的皇帝。儘管他登泰山是為了搞「造神運動」，提升個人形象。但他對保護泰山的樹木，也作出一定貢獻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)，他曾降旨：「詔泰山四面七里禁樵採，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神祠，社首、徂徠山並禁樵採」。登山道中「樹當道者令勿伐」。他把禁止樵採的範圍，擴大到泰山附近的社首、徂徠等神山。

戴永夏

金代皇帝雖然沒有封禪泰山，但對泰山的綠化也比較關心。金大定六年(1166)，金世宗降詔：「推恩天下山澤以賜貧民，任其樵薪之，匠者材焉。唯靈巖同五嶽留護靈脈，不在賜例。採伐者仍治以罪。」在詔令中，他還准百姓到山上採薪伐木，唯獨不准採伐靈巖和五嶽的樹木，違者就要治罪。還有一位叫承輝的金代大將，為保護泰山森林也立有大功。當時，山東的一些起義軍潛藏在泰山上，跟官軍對抗。按察司為徹底消滅義軍，準備發兵數萬，伐盡泰山林木，使義軍無藏身之地。時任山東路統軍使的承輝聽說後，立即上疏金章宗，諫伐泰山樹木，使泰山林木逃過一劫，免遭伐盡之災。

戴永夏

清代泰山的綠化，突出表現為地方官員的重視和參與，他們曾多次開展植樹活動。如康熙八年至十七年(1669-1678)，山東布政使司施天齋修繕岱廟時，曾植樹646株。現在岱廟內松柏蒼翠，古木參天，就是這次的植樹之功。而泰山景區內更大規模的植樹，發生在嘉慶年間。據嘉慶二年(1797)的《泰山種柏道里記碑》記載，山東按察使康基田及泰安知府金榮等16位官員，於嘉慶元年至三年連續在泰山植樹，植樹範圍從岱宗坊沿登山盤道直至南天門下的獨秀峰和升仙坊，還有呂祖閣等地，共植柏樹22,000餘株，這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壯舉。現在登山盤道兩側的樹齡百年以上的松柏，大多為那時栽植。

戴永夏

到了漢代，泰山的綠化工作進一步加強，漢武帝劉徹首開泰山植樹的先河。這位有着雄才大略、文治武功的皇帝，曾經七次登封泰山，植柏樹一千多株。酈道元《水經注》引《從征記》云：「泰山廟中，柏樹夾兩階，大二十圍，蓋漢武帝所植也。」至今，泰山下的岱廟中，還留下五株漢柏，皆扭結上聳，蒼勁鬱鬱，若虬龍蟠曲，構成聞名中外的「漢柏凌寒」美景，亦為「泰安八景」之一。

戴永夏

隨着唐代皇帝對槐樹的喜愛，唐代泰山又增加了槐樹的種植。唐高宗、唐玄宗登封泰山時，也將植槐之風帶上泰山。

下，有些有識之士仍沒有放棄泰山的綠化，其中最著名的是馮玉祥先生。這位有「植樹將軍」之稱的愛國將領，每到一地都要發動群眾，植樹造林。上世紀30年代隱居泰山期間，他仍發揚此風在泰山植樹，兩年多時間內共植樹約30萬株。為了改善泰山百姓的貧苦生活，他還鼓勵他們「靠山吃山，靠山養山」，多種一些收益多、見效快的經濟樹種，使泰山的面貌發生了一定的變化。

然而，馮將軍的力量畢竟有限，泰山植被慘遭破壞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。真正讓泰山的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，是黨和政府領導下的泰安民眾。

早在1948年3月，泰山專署就頒佈了《關於森林樹木保護的佈告》，要求愛護現有樹木，獎勵封山造林；同年9月建立了泰安森林場(後改為泰山林場)。1949年9月，魯中南泰山專員公署又發佈佈告，強調「為保(泰山)殘存的名勝古蹟，如唐槐、漢柏、李斯篆、金剛經、古廟、銅像等，除本署成立泰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外，尚望大家負責切實保護」，「今後倘有人故意損毀破壞，一經察覺或被告發，定予嚴懲不貸！」

特別是上個世紀50年代，泰山林場工人開展了泰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，歷時近十年，使得泰山山披綠裝，植樹面積達35萬畝，栽植各種樹木德株以上。改革開放以來，泰山生態保護被列入生命線工程來抓，泰山綠化取得了顯著成績，先後榮獲首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、中國首個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、國家森林公園、全國國營林100個單位、全國森林防火工作先進單位等一系列榮譽稱號。這眾多榮譽不但標誌着泰山空前的歷史巨變，也有力地詮釋了泰山是令世人嚮往、名副其實的「天下第一山」！



五大夫松 作者提供

七嘴八舌

小臻

社會精英不能沒道德良心

法律對普通市民來講一般都有一種尊崇，又覺得法律界人事高不可攀的心態，讀書時已經明白讀法律、醫學都不容易，所以對法律界、醫學界人士近乎「言聽計從」，因為他們都屬精英中精英，他們的專業不是普通人等可挑戰的，所以醫生對病人惜字如金，律師見面談話要收費都無異議。

社會精英不能沒道德良心

隨着社會發展，多了個電腦科技界，也是要我等科技言「言聽計從」，科技應用普遍，但使用者遇上問題還得靠專業者修理，以目前人類對科技依賴的程度看來，遲早是科技管治人類世界，建設與毀滅繫於他們的道德良心；因此這幾個界別的精英的道德品質很重要，有沒有良知、良心影響重大。有好的精英分子，社會才會好。

眼見香港一些專業人士因為受政治立場、政黨因素，影響到其專業精神，真的覺得很失望，他們的行為令專業界別的光環亦漸褪色。以法律界最嚴重，資本主義制度下早已有人講：律師是為有錢人服務的，所以才有法律援助窮人爭取公審訊，真正罕見。不過，這世界聰明人很多，據說有人為了有工作、有案子打，會教一些人為一些社會爭議搞上訴的，當然只要不違法，誰人也可做想做的事，講良心不是必然的。當你見到幾十歲阿叔阿婆連案件的理據也未必弄得明，講得清楚的，就同政府打官司，你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念雕塑公園與老蔣靈墓為伴。

蔡英文代表的民進黨再度上台後，繼續查抄國民黨黨產，千方百計想摧毀「中正紀念堂」，「消遣」老蔣、鬥爭政敵國民黨。近日宣佈「中正紀念堂」內有蔣介石符號的商品包括公仔、文具、創意生活用品等，全部下架停售，並禁播按慣例播放的「紀念歌」，有「老蔣」形象的標誌停用。其實「中正紀念堂」早就已轉化為文化和旅遊賣點。放着那麼多民生大事不着急，咬緊一個早已沒有影響力的歷史人物不放，不就是一切只是從固定政治立場出發？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確有檢討必要，但明眼人也睇得出是淪入政治清算。有人分析民進黨當局緊盯「中正紀念堂」不放，是鬥爭國民黨，也是看到「中正紀念堂」的建築語言太「中國色彩」，不順眼。

搞事政棍最愛玩這種手段，製造社會對立、仇恨與分化。正如蔣家後代中唯一還在政壇的蔣孝嚴之子蔣萬安表示，應該理性全面地呈現歷史人物，過去威權時代，只講「功」的一面，因此被大家批評、質疑；但今天如果完全只講「過」的一面，也不是客觀理性，「這樣的做法與過去的時代有什麼差別？」